歐菴集

敬菴集卷之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稽陶望齡 著

門生喬時敏校 謝伯美

友 商濬 弟 陶奭齡 訂

陶祖齡 閱

修會稽縣儒學碑記

州縣復得置學自宋慶曆然其時或舉或罷廢興尤視守若令能否明興膠庠徧郡國秋祀嚴備文教蔚然而建置久土木敗蠹廟貌或弗飭籩豆簠簋彝關春秋奠享至取給市肆無以稱尊事先師

之典學徒挑達散處舍宇皆圮敗無資於公以聚之滋用刓弊又非所以隆教化也其皐隆救敗飭與弗飭亦恒視守若令能否豫章羅侯治會稽三年綱目畢張尤先於造士月朔旦拜謁文廟肅瞻棟宇歎其故敗謀新焉數月訖工階戺圭厲丹堊既煥曰器弗庀不可祭也遂謀更壞者補所未具既具矣曰無公困以養於是籍皐者產於學凡爲田若干畝蕩若干畝初侯之至也屬當賔興士謀曰會稽與山陰俱郡輔邑士之詩美無讓焉而試

者額顧絀不可於是自土者增二人著爲例凡鉅至廟堂纖至什物遠者廩士之田升士之額前二百年所未備後垂無窮皆自侯振修之嘉惠邑人士甚盛胡可無紀於是學教諭朱訓導朱棐偕弟子數十輩以文屬塱齡而記之系以言曰孔子之道遠而彌尊久而彌章歷漢唐洎宋而追崇之禮紹明之功備矣其爵自公而王享自像設而鎮圭袞冕祀自闕里辟雍而荒服下縣不亦遠而彌尊哉漢時諸老先生傳言爲說而已自王通韓愈迄

于濂洛關閩而大儒輩興神領步接遂亂其統不亦久而彌章哉雖然吾猶將援禮方道而言今代之尤盛也夫像設以肖之王祀以尊之吾未知肖與尊之何如也像者土木而象其人哉爵以主貴矣而議者猶嘵嘵於帝號何者稱王於今而貴可加也我　肅皇帝之尊孔子也不然更像而位之去王而師之更像而位則其虛也而後祀者洋洋乎如有覩焉夫子者獨一夫也而道則師也還夫子以一夫而師之則其質也故其尊出乎帝王之

上而不可加蓋無肖之而眞遇無爵之而尊全矣往古之事孔子未有善於是者也嗟乎後之學吾孔子者將亦有像設而王祀者與孔子所知者知之可者可之而夫子固曰吾無知吾無可不可然則彼所學者夫亦其像耶孔子之道常道也辟之位猶魯一夫也後之推尊者無以逾其大而秪卑焉此王祀之類也當正嘉間越有鄉先生者起而一刬其陋撤膠固之像設而洗虛謬之王稱於是學者稍稍有闚見而夫子之道昭融朗燿易簡而

彌高往古之學孔子亦未有語於是者也先生之
教始於鄉而盛於大江以西西士之服膺先生也
甚於其鄉比者先生業俎豆孔子之庭矣說當易
行孔子之道當日顯羅侯又其封邑人英敏特達
尤西士之賢者而適仕於此知必有以明其道也
夫學校者將使人聞道而至於命者也予不敏將
與邑子共承之

重修長洲縣儒學碑記

長洲學宮舊當城北隅齊門內湫阨庳隘厥制大

非稱嘉靖間御史舒公汀始改築之得福寧寺址爲浙學據向高增位置以艮邑人士咸謂吉遷焉然剏革之始取大規或闕疏有非退矣歲既久殿廡講舍漸陁靡不治補罅飭新實維有待治萬曆戊子而歷城周公以都御史濟寧李公以御史來治吳長育其材彥而本之黌序念前績未竟以虞其墜覯涖視之而即功焉乃剋役徒料木甓丹雘舍菜之廟鼓篋之堂有闕有弛無易其舊而煥著更始乃審形而勢綴所未賅締樓於尊經閣之左

方曰聚奎亭於右爲敬一閣於東南者曰文星梁其東畔曰升龍乃樹其棹楔曰興賢曰達材乃治外河紆其流如半璧舟行者如縈向拱揖焉乃廣內池闢地九折汼外流委於內凡役若干日而竣用贖金七百兩有奇用能大纘舒公之烈而詳備其制度邑弟子來告曰自吾學宮之遷而士之登於是者實纍纍盛是役也文事其愈興乎夫二公之嘉惠也詎可以無誌覩譜永久則委文於余余受而攷其事並以辭曰昔者周道之盛黨庠遂序鄉

於中國而吳逖遠步與蓋延陵季子聘使於魯始
得觀四代列侯之樂而仲尼設教洙泗子游氏蝎
蹷數千里從學其道士生其時而欲與聞於文物
道術之盛其難也如此然仲尼之門章甫之士彬
彬甚盛于游氏鯢冠緑縰而名處文學之科抑其
士風清淑易嫻於文則從古然也今建學立師等
於齊魯士生而讀孔子之書講其業非復古昔僻
陋鮮聞之患而長洲吳都會地其文事不後於旁
邑意者斯道荒廢流習失真以爲二三子懼若文

采之未升進之數其何有焉夫先王之敎期於使天下自得乎性而還其質不憂人之去乎道而憂其不能知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蓋用之而能知者先王特以望於其民之秀而又非可傳告而旋曉則多爲方以養之其織者至於操縵雜服之習六書九數之事賓客車馬之容枝繁葉蔓文飾備具而其旨乃欲令之蹈習優裕怡然有以自得乎質性而止其多駢藻佈者非以爲文而所以適於純樸白素之路故古之敎者文有餘而士顧多

質追敎陵遲士皆迂其煩細憚其勤苦黠慧趫撓
而謂之能蕩佚游觀而謂之達挑撻城闕青衿刺
焉葢先王之文澌盡矣而後世之文興無以自還
於質而至於滅質又非特亾質焉已也禮壞樂頽
投手而戾其節搖頰而悖其倫憊鄙甚巳而猶或
謂後世質遜于古文或勝焉不滋謬乎古者士㓜
而入學學成而仕歸老而師以士風民而仕者範
士故士貴而仕者尊敎既衰其爲士者非直無大
異於日用飲食之民而知溺其質甚或先王所棘

寄而不獲與民齒者也仕者道德不足以師其後學而趨尚偈率抑又圯族焉庠校幾無以重士仕者幾無以重庠校而尊貴之實蓋微其從來遠矣吳之先旣僻遠無以與被于先王之文而後世之文不幸又最盛于天下溺其流而日決決焉而又奚所歸泊夫性也者終古而未始有渝自反之自得之今猶古也出則效其實處則植其表爲號也貴爲道也尊烏可不自勉余不佞與日歸老里塾非敢謂其昧劣有足師也庶幾道術諒俗之感美

與二三子共覩之其無負二公於今日矣

成安縣新修儒學記

成安踵勝國舊爲學宮堂宇宏壯稱畿內而尊卑窓疎之制或弗中倫成化訖隆慶繕除之役間舉仍訛囙陋未甞曠然大易其故積歲弗治塗墍漶滅榱題覆撓敗垣半立帷幕筵几罍洗登豆之屬敝壞逋亾咸弗中度肖芹劉君令兹邑修謁庭廡下循覽歎息忌剗革簡謬用嚴秩祀崇政教之原本爰謀博士生徒暨鄉先生僉曰幸甚雖然公財

殫闕無以贍事明府仁恕縱舍金矢靡輸因改大役義不以獨煩公家請分植具貲於是蔡參知某任東廡蔡明府某任啓聖祠鄉進士吳君維京國子生吳君維寧任鄉賢祠餘乃屬令令捐金穀鳩工力以先之時士響應萬曆三十年春二月告役於廟明年孟冬乃落成先是啓聖祠在廟門東南隅不稱尊親推報之義而名宦鄉賢二祠夷於門屏猥褻尤甚僉議更徙文廟後故有訓導宅於是改祠啓聖遷名宦鄉賢祠於廟門左右序而以故

啓聖祠祠文昌名義順成進獻以序齋幕新靚什
器完好諸生安從昔又以私財市銅鑄酒罍籩簋
爲屬四百十有六於是衿佩之士瞻厥廟貌樂其
成功之易也謁文以記之予惟成安古者晉乾侯
地夫子作春秋詳其事於齊晉齊晉者諸侯之長
聖人所欲托以行道者也竊怪當時車轍所適衞
齊鄭宋陳蔡荊楚之郊屢矣晉大而邇魯未嘗一
至蓋臨河而返洋洋乎有餘思焉豈其國大俗麗
上權譎師武臣未可告語耶然仲尼既沒子夏居

西河其人甯事之疑於夫子而子貢之徒段干木田子方皆以其道爲諸侯師流風籍甚道術光顯未有盛於玆者則嚴師重道彬彬顧化之美宜莫三晉若然後知聖人之教蓋久而彌信也乾矦竟邑魯寓公居焉意其時習魯人聞魯事聖人神化之道稔於耳目宜必有聞而興起尤異於他邑者而今特不可考耳去聖人之居若斯之近徒以伯國餘俗習尚譎謬閒賞竊鬬餘風而無以一屠其卑撤雖或得之於沒世而失之於當身土壤之所

從屬疆域之所附麗宮亦有幸不幸焉明興爾歲
安列於畿輔地官鄉敬敷之典大司樂咸韶之教
朝有夕施蓋孔子之道大明於 昭代而成安與
於首善士生於茲其亦甚幸也哉當嘉靖初前令
桂文襄公以言禮親幸縣都顯要方是時正封號
定禮樂嚴所以崇事先師之制悉洗前陋歸於至
當文襄宮有助焉然區區一鄉之校顧有未遑而
以需諸來者將時各有在與遠者於四方憲於百
世近之一邑而皆足以明因革之數崇殺之等有

功於學宮成安之多賢令信矣哉

重修勳賢祠碑記

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事事而道道也事事則道妨事道道則事妨道於是有去有就有伸有絀實擴虛交瘝而迭勝不知事者道之事道者事之道道之外必無事事之外必無道譬諸鏡鑑照即其物物即其照萬機並應照者故虛希微澹泊所照故實不可二也是道也堯謂之中孔謂之仁至陽明王先生揭之曰良知皆心而已中也仁也忠之

微稱乎語之以中而不識何謂中語之以仁而不識何謂仁故先生不得已標之曰良知良知者心之圖繪也猶不識火而曰炎也不識水而曰濕也體用內外理事道器精粗微顯皆衆之矣堯舜之所以君伊傅旦奭之所以臣率相與講明之授時敷治陳訓矢謨其義也明廷位者共講肆也荃宰長民其人也周衰教失而道事始裂夫子傷之故曰與吾托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以言道之即事也後世

豪傑之士騖於功利不復聞道而一二言道者率剖回析異不能疏觀於會通蓋世運闢而後眞儒興於是先生挺挺上智窮微極深豁然頓獲本心於憂患艱貞之際其道以不學不慮爲宗故千變萬容而常虛以格物爲用故參爲無一事而常實明此之謂道德抒此之謂詞章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之謂事業其施於用也遂比讓節左史讓文管葛讓政穢其讓算而其原至簡也至易也排難匡朝定至勞濟甚險而皆日用飲食之常也文告雜

運殼鈴呼吸而皆著明深切之教也所明即所行
所言即所所用於是儒者闊疎無用之譏與理學家
虛靜閒寂不可成務定業之疑先生業以身示之
是以破羣說闢衆喙而道德事功之途至是胳絡
合為一轍愚嘗論古今道統唐虞而若殷周而相
春秋而章布瀕解陵遲更數千歲而天乃以濂洛
還孔顏姚江還伊周非妄說也先生之教既大行
海內其聚徒築舍以講明其學者徧於江之西南
武林天眞精舍則其生平游而樂之既沒門弟子

祖與追祀者也萬曆己卯當事者不悅學倒毀天下書院天眞在毀中後六歲甲申詔還所在書院毀復者浙撫臣萬安蕭公廩以天眞請勅諭建之更精舍曰祠　賜今額於是廢垣復甃撤材復棟原田悉還俎豆如禮而先生之道彌用光耀當柄臣用事其初指欲以絀游談崇實事而其弊至師用申商翦棄道德蓋學之不講教之不明道道而事事惑其兩岐而遂其本一也　天子曠然改轍宣霈德音錫號勳賢並紀德業炳然明示萬世以

尋理無二之學於是先生卓偉之烈精微之旨昭
揭兩言而
朝廷報功崇德彰教淑人之典亦並
行而不悖於戲盛矣祠復亡何墉瓦穿敗丹堊剝
蝕積且頹圯侍御史盱江左公先生私淑弟子也
丙午來視鹺兩浙顧瞻廟貌如病在躬會清江聶
君令錢塘亦夙聞微言並肩廢緒同德協力相與
謀飭新之以丁未某月鳩匠事某月竣工滮漫陵
夷咸就完朗凡用鹺院羨鍰若干兩視事董成皆
聶君之以精舍中故有先生集版多散軼君悉購

諸氏開補其殘缺遂爲全書先是祠前八卦田之中有亭曰太極燬於火至是復建凡侍御公經畫所未逮聶君咸用贊力究成厥功以還舊物蓋王薛歐鄒厥蹟始肇繼而興復葺新其人皆江右之產也先生功業教化於斯獨盛抑何豫章之多君子乎書曰若作室底法乃弗肯搆事艱於創逸於因率類是也先生由百死得絕學而學者弗得弗行口蹈意涉俾師說荒廢學舍是處士足贍而鼓篋之堂鞠爲茂草以忘肇造中興者之勞因穀充

決數歲所積足以飾榱桷除宮庭而有司置不問
坐待頹壞數者皆吾儕後來者之恥也詩曰吁嗟
乎不承權輿尚念權輿哉

重修陽明先生祠碑記

物必有職得職而後物舉農職耕工職器胥職簿
領商職貿遷耕器簿領貿遷者所以爲農工胥商
者也性者人之所以爲人故人之職在乎知性農
不知耕工不知器胥不知簿領商不知貿遷是謂
失職失職則無以爲農工胥商魁然命爲人而不

知性何狀此亦失人職矣羣職墜一則一事曠人
職失則人曠古先賢哲皆畢世以研之羣居以辨
之砥礪亟亟若甚饑祁寒之不可解凡以修人職
而憂其曠耳吾無遠引維我陽明先生天授超穎
平生所建立尺節寸膏分勻數輩皆足憑睨而介
立榮名而潤身而先生視若秋雲絢空不足有也
自登朝涖官至窮愁竄逐之鄉鋒鏑刃接之地巖
居林臥之時靡不集儔侶正衣冠徵詰講明於此
學雖處羣姍涉至險而不變不撓蓋明此之謂人

情則禽獸則鬼矣人墮而入於鬼與禽此至痛也至哀也先生愛之故卒卒思與天下共舉其人職無使聰侠而標指二字以立判乎人禽鬼之關所謂良知者是也夫自私用智生民之通蔽也自私者存乎形累用智者紛乎心害此未達於良知之妙也混同萬有昭察天地靈然而獨運之謂知離閒覩觀超絕思慮寂然而萬應之謂良明乎知而形累捐矣明乎良而心害遣矣良知者所以爲人而遷禽與鬼之路也誠舉人職則先生之學不可

一日而不明其功亦不容一日而泯道衰教湮良知爲餘說末俗侮聖耳欺心訾反指爲浮浪之談迂緩不切之務詞章聲利汨汨滔滔終身於雰霧醉眠之境而猶自居爲實修庸詎曉其亦惑矣先生祠堂靡建于嘉靖十六年時御史周公汝員實成之有司以歲時庀俎豆門人自汝中先生以降皆率其鄉人講會於中歲既久像設榱桷丹青剝蝕階城陵夷垣圮庭穢御史皖谷岳方公以鹺使者省方會稽祇謁祠下爰蘇山陰令余君以贖金

若干兩鳩工飭新之再閱月爽者圭取者堅黯者
煥發先生堂為之改觀易慮若儒起仆植而暗破
也方公尊人談道江淮之間蔚為儒宗人稱本菴
先生公紹明庭聞超然自得於良知之傳獨契徵
與嘉興越人士修舉絕學作新之旨寓諸廟貌工
甫竣會巡撫都御史贛紫亭甘公視師海上道越
乃用牲於祠大鳩其郡縉紳文學之士登壇講道
為言良知在日用非闊迂虛遠之謂聞者灑然蓋
祠之興七十餘禩而二公始以憲節之重式臨之

褒崇闡繹相貴于一時甚盛事也山陰令過予請鏤文牲石以紀其盛予維古者仕而歸則教於其里沒以配社謂之瞽宗是學校之始也孔子孟氏之道足以師天下萬世故秩祀徧於郡國然鄉學之鄉彬彬如也學士大夫咸宗之先生於越所稱鄉先生其祠蓋古者瞽宗之義而越于天下所謂鄉學也地近勢親守其道爲甚易其士之賢不肖學之明晦足以繫四方觀視其責甚重且鉅夫不闡其所難而循越於所易誕嫚無信浮談不衷以

負其上之人所以章教厲俗之意此易所謂匪人溺其職而弗舉者也意者予亦未免與噫可懼也哉可懼也哉

敕賜補陀洛伽山鎮海禪寺碑記

覺皇之教垂跡以昭本懸象以闡法示身現刹妙旨斯炳故圓功臻極則離萃超居於他化至理絕詣則楞伽奇談於靈嶠縣斯言之混萬流齊衆味至博而不得其涯者莫踰於海故毘盧遮那普周之理倫為夼風霆濡日月行險而不失其信者莫

喩於潮故圓通大士返聞之機冥焉然則白華淨國見居梅子之岑海岸琳宮對峙寶陀之刹可謂義借名適理與象融者已　敕賜護國鎭海禪寺者觀世音菩薩道場故所稱海潮菴也天門右闢寶峯後擁素濤萬里東臨淡竭之營窟金沙千步前屬瑠璨之階道萬曆辛巳有楚眞融法師者字大智來自峩峯肅禮菩薩遂卓廬於光熙峯下把茅麤營海月照頂一敝纔飽山鬼嘲深法師嚴淨尸羅精勤禪誦喬嶽挺其孤志氷霜凜其雅操結

珈而斥鷲巢禪持名而化傳逝齒蘭馨谷中鐵鑱
宮裴居及非月辟滿四方代薪汲水羅黑白之英
秀航金莖粟徧東南之輸灌遂以明年仲春始刱
圓通寶殿像設莊靚千花競步匊萃宏則百礎嗣
作蹤法日就傾而道風彌扇名聞　內庭賚出
中帑萬曆乙巳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
皇太后賜銅千佛浮屠一座白金四百兩建殿安
置是以有千佛之閣　皇帝賜經一大藏導以寶
旛是以有華藏之樓明年復　遣御用監太監張

貴齋送滲金佛像一軀錫之寺額而先是普陀寺燬　天子使中官護建之至是落成　宸藻晛頒　天榜交煥於是玆山內外二院之稱仰同於兜率亦猶東西兩林之寺角立於匡阜也望齡嘗緣母疾飯禮名山瞻化樂之宮庭詢智師之蹤跡喟然嘆曰自予行游京都徧歷梵宇壯哉觀乎觀玆鮮矣而吝問碑板尚缺記文願竭心思遂忘寡陋已而　嘉名肇賜　聖澤申重虞廷卿雲光華於域內軒帝廣樂震動於海表秋蟲微爛衣被潛光

亦有述云爾詞曰

性海澄深智津廣莫萬派來同羣漚出沒滔滔大壑何異罍空指天倒瀉全海漚中至道無私小機自物保此一微擯壞滾渤憑生罔疾善逝興悲益哀衆藥競走尋師積藥隨宜諸方興說遐擇圓根如鍼蹈穴色香胝徧觸味合知意根法法五用不齊十鼓遥闐千垣寘度幻泡消空海天得路塵消聞復六根反源爍迦羅眼橫開頂門眼聽還親耳覩元徹現法界身見聞解脫生盲長夜鼠壤蟻封

菩薩住處鼇苑蛟宮衆生蚩蚩有耳如聵菩薩演
法潮音澎湃朽宅嬉遊酡杯懷宴黑風鬼國履險
生善餓蓮離淤縞衣夫涅金剛白淨對治黑業我
觀雜華五位齊彰須彌他化嶞峴殊方又觀如來
與大菩薩於楞伽說離攀援法艮哉大士慈悲自
在耿務衆中濕之雲海飇馳山擊銀濤潛然竹林
楞樹邈矣無言法付人王亟脊戒德游岸汎濼禪
棲兀嵂英英智師厥産荊渥臈門峨嶺踰海南來
萬善夙薰羣緣自會如如意珠出生無礙瓢笠始

石蓁那旋刪屠蘇等制蝸室同慳帝館歐麥天宮
忉利渠渠廣庭告成彌指道風遠暨聲聞于天金
經寶塔來自幽燕鴻名聲與天榜有赫二甘露門
齊開海國佛化何垠　皇仁雁貫血氣之倫施以
無畏　皇仁等佛有慈有威凡此翦髮敢不來歸
菩薩成道爰先供養我及衆生翹誠皈仰

杭州雲棲禪院法堂記

昔世尊以五時彰教隱顯權實順布而不忒若溫
綿涼尊隨候與設凡以逗機宜適根莖而已正法

東嶽師資角立曰講曰律曰禪並而為三然執轍
同歸君臣遞用斯亦一代時教之遺也天目中峯
師有言密部如春慈恩如夏南山律宗如秋教外
別傳之旨如冬自祖燈泒三家襲法久生濫藥療
權施雖離言絕跡之途而言跡具焉大智緇規則
律該圭峯詮經則教設至承明天衣而降多寄指
遊邦默標心土寄名淨念希庶幾所謂密者然則
少林一宗四序備矣由是以觀一氣燠寒而歲成
一音開遮而化闡莫不因宜而建之週變而通之

離之以提宗合之以成務其致一也修季陵夷學
者文言依通未嘗有古先生研幾極深之用在有
以率情養空以護過而欲圓契法界豁還心源此
與兒嬉囈語何異嗟乎禪學盛而教衰禪學衰
而教律亡矣破器焦種道所不載猶誰於衆曰吾
宗固然儀範弛解覩行滅裂而菩提達磨單傳之
教亦掃地盡澶漫流湎無甚茲時者昏衢積晦慧
日乃升於是雲棲大師應期運秉慈願挺生於冠
族飛藻於儒苑然後辭榮捐愛離染登具荷包荼

叩百城忘疲隆慶辛未歲始返錫武林五雲山之
西塢宋伏虎遺剎在焉礎石就泐餘堵纔存而師
蒙露藏星晏坐其下久之方刊灌莽成茇舍繩牀
瓦鉢獨牿弗諼而已然薰之以戒德扇之以玄化
慈戢猛獸誠感霖雨於是遠近旪庶順風爭趨輸
材赴工如水投壑無何而役竣仍其始號曰雲棲
禪院門殿不設庖湢具體惟禪室法堂制稍崇敞
以奉經像集徒侶蓋大師夙志也大師之教革僞
正訛責繩檢黜戲論一歸於真履底於妙悟韶綱

紀道俗者莫大於行是故有淄門崇行之錄[illegible][illegible]尊動者莫尚乎慈是故有戒殺放生之文嚴淨尸羅秉資物我者莫廣於梵網是故有戒疏發隱之義頓超直指逈證靡濫者莫要於禪是故有禪關策進之篇於後後世為大津梁於諸方便中出勝方便普被羣機橫絕三界者莫徑於淨土是故有彌陀經疏鈔之作嘗稱曰阿伽巳疾如意雨寶總羣塗而一貫者其惟持名一心乎其進為行淨為律救為法究為禪以故師之唱演靡所不備而宗

趣有在緇素之徒咸望大師爲善導雲塢爲極樂交廣庸蜀幽幷冀朔之遠莫不繭足皈禮延頸嚮化與於籌室者不可勝數而師尤隱解顯行撝謙不居痛抑狂濫船爲之隄岸終身退然處於學地雖凡衲單士適謁而至者咸與之均禮於戲非盛德何以臻此乎而昧者謂院以禪名宜杜塞歧徑獨蹈大方紹明從上以來單傳直截之指若以是爲師少者夫治水者撤堰而瀉之築防而居之乳見者塗苦而禁之洗滌而養之惟其宜適也世降

習倫邪師謬解如波如馳苟務泯相毀教等持犯均淨穢決寶於早秋絕哺於飢子豈大士匡時應會起極弊振將絕之道哉俗善書龍見龍而驚塗羹雜陳而笑耕稼者不亦舛乎是山形勝洎創建緣起詳載大師所撰記及董太史其昌碑中故不具具言師所以應化拯時有功宗乘者勒石講堂詔於無窮

崇圓寺碑記 代平倩作

省有世尊醫王療世哀憫衆生沒在病惱猶如小

是病患所起因傷乳生食消病除方藥匪異諸迷惡人緣愛生病於身命財三虛妄中生堅固取佛慈憫故念欲救療當令生捨捨諸資財財之衞身如賊徒衆衞其王主徒卒散遣賊主自孤於非久時旋受夷滅財執滅已身見自袪又如病人標症雖輕要當先解而諸愚痴溺沒財利蹈險走危不顧身命以是思惟貪貨營身貪劇本忘身愛俄失顛倒迷謬互爲重輕二貪相成有何先後故諸施法財施最先有大賈人善巧籌計多出貨寶散滿

聚落而此賈人非爲唐棄愈散愈饒智者亦然自念身命終當隕謝其未謝間衣飾飲噉所需至少縱愈豪富珠璣寶衣金玉圍繞然於血肉堅軟與倫寧有非類而相媚悅諦思情妄在兩眼睛而此睛子細如黍豆妄從何生如是審觀貨寶何益身命殂謝墮業自縈如人守錢不善營貸子亡母耗本折餓死智者思念是諸貨寶深有功德是爲舟航濟渡險難是爲刀劍護諸國土而愚無識操弄失度以自屠溺名可哀憫當及饒足身強健時造

諸福利三世諸佛恩德甚深塔廟所在則爲佛在
恭敬嚴飾第一敬田及諸貧窮亦作佛想持此功
德迴向菩提不希人天有漏果報靖苑下邑安肅
之墟有𡊮如來神通說法不可思議其名崇圓顯
達之寺歲久湮沒風雨所摧有大檀越姓某名某
現富貴身修淸淨業當以貲財廢作佛事化其圯
敗爲帝釋宮亦具神通不思議用爲作頌曰稽首
不動尊無去來住法恒沙十萬界佛身常充滿大
慈憫衆生強示往來相與衆生說迷悟以動爲身心

於有情無情故作法分別有情非木石木石非有情以是妄思惟心境相乖角我聞維衛佛與迦葉尊佛示現於東吳石非浮㮲倫水不任浮石沉海而自至其事乃希有崇圓寺石像來自雄武鄉飛空若棄葉希有亦復然地礙風性空水冷火炎熱四緣無自性亦無和合性云胡一身中風水二輪轉鼓動地堅礙而有行動相四大冥無覺木石何以異動相從何生希有亦復然佛紫磨金色八十種好身衆生聞說法令顛倒心目石如來善說動

不動平等如是妙法音聞者生淨信甚於金口宣
大力大慈悲神妙絕思議願加被來世共聞常住
法

慈慧寺碑記

京師道法所在凡釋子荷包求道者必至焉精藍
鉅剎徧都城內外四事之奉甲天下以主四方來
遊者亡有餘地而客僧至至靡所弛擔餘衣食長
子孫以爲固然其從來久矣當佛法盛時鳴楗聲
鼓龍象角立爲椒林者所在而是學者飽於參叩

莖蘿粒米大作佛事片語揚播聞者皆曰某家子孫陷在雲耳高會血胤相屬皆可圖譜追其衰也以京都繁庶塔廟崇廣檀施供養之饒而衲子至無居食以謀道況其他乎古嗣法今世貴夫非均之謂子孫與何公私盛衰之夏絕也吾聞京師棲衆飯僧之所惟千佛寺千佛者徧融大師所居也於茲有慈慧鄉而成之者曰愚菴法師法師蜀之某縣人幼從父出家剃染受法於某山某師慧業該洽尸羅精整始弘法大乘也卻金幣如千不受

曰吾以奉塵刹衆生上報十方佛其何敢私已衆為菴於某處有屋數楹師慨然曰令吾有片瓦覆頂者當以奉塵刹衆生上供十方僧不備囊鉢不畜徒子終靡私焉於是道價翔義聲艶自至尊上洎慈聖皇太后下逮貴璫外訖於朝士賜賚供獻不表景來不呼響集金地既拓寶構俄涌終始八年而殿宇門廡寮舍庖湢椒林所宜有者靡不具備像設經藏嚴飾精麗加焉堂之名六時皈禮清衆棲集誦習以華嚴法華止游錫以且過瞻

殯送亡以延壽咸率古制補今闕失凡寺屋與下
院之在黃村者楹八十有奇蔬藥之地畦三千有
二百畝五百於是雲來之衆遊京都者始有所投
足安居靜慮聞法思修以滋長其道業而無饑劬
疾患孤露旅泊之憂法師介然一軀飲水啜菽其
中顧若客寄然於戲斯可謂爲法忘己者已大雄
氏之道吾無能名蓋所云至人無己而已萬物與
儒者大公之旨庶幾近似而世迺言釋氏道私夫
與物爲己者命之曰公且無當而私云乎哉常住

之律體爲用徧其宏則十方四衆爲一室而其纖
也鍼芥之犯如丘山然推公而禁私卽世教究不
逮是也諸寺于檀者皆有專專故僧長子孫於是
而施者家若族姓子弟常起而毁之報私也以爭
物理固爾慈寺也　聖母洪慈　天子神道之敎
集衆信羣力而成焉以法爲界以道爲世以世主
妙嚴爲金湯守以十方四衆堅以大行之山大願
之海沙界有壞是固巋然而存矣捐貲經始者中
貴人王君効李君朝王君秩張君忠李君棟衆等

惠張君安莫君朝凡如千人買田圖之需出黃都
督某許兵備某黃侍郎某楊儒士某與余友前宮
庶公安袁伯修某今南充黃平倩某而平倩與愚
菴法師爲鄉人特善所施貲力爲多寺故有碑前
禮部尚書李公某撰其記黃村下院永福菴者余
友左侍御某塔往生蜘蛛紀厥事與紀新井者平
倩也

鶴林寺祖師畫像記

電至疾雷至變也而人能狀之水之涯凸火之光

能善繪者至以擅名皆相也天下之必不可畫者惟天惟風然林樹之捎偃波濤之飛立特寫其摧靡澎湃之態而風狀得矣星躔日道羅絡經緯明之以雲霞晦之以雰霧而天象具矣然則天與風亦未嘗不可繪也如來三十二相即爲非相志公一面而現觀音十二面見者如狀風擬者如圖天況紙墨所能摹邈哉然非相一相而三十二而八十種好萬毛孔光明非面正面而十有二面千手千眼而八萬四千爍迦羅首每陀羅臂清淨寶目

如草樹之一葉一縷如星之一塵一丈非天非風而天風宛然范金刻木土塑紙描一一相好一一莊嚴皆非相皆正面皆眞佛眞祖也嗚呼像教陵夷古宿道場草深一丈經遊者欲瞻佛遺像而不可得僧徒惰㦸恬不知怪久矣鶴林寺僧平霞者乃能具此一大因緣精繪善裝歷世前後歷土東西諸聖比肩如語如笑又懼其久而莫守也謁予言以永之豈非奇特最勝事乎像本出嘉興楞嚴寺泉而聚之者爲達觀禪師今繪者某施貲者某

爲輔若干諸佛無相諸祖無相繪者無相施者無
相作是因緣者無相記者亦無相

修長春觀碑記

大都會名山川梵宮道宇鱗次絡繹如人之有肩
首之有冠所以標靈境壯觀仰也非是則胷濁虛
閟而不飾吾越之山川都會非讓於天下而梵宮
道宇曩亦嘗盛矣陵夷至今日佛寺完者裁二三
道士之館稍宏壯者獨一長春觀而已古者二氏
之教熾行其師弟子皆務以道術易天下勤苦其

身林塚巖竇以自蔽翳而赴者如羣奔谷千櫳百堵應昝而辨其盛也至比於清都帝宮於是大儒者求殄夷其教而不勝憤也著爲言曰吾將盡廬而居蓋古之所辨者獨道之同異耳向令儒術昭揭混異致同杜摩竭之門絕希夷之學而其所謂廬者適足以供標靈壯觀之用又烏足患哉今所謂二氏可知矣燎熄流涸二三瑜伽雜師符籙厖道士無壁壘以鼓衆受敵像設頽暗香火不甚屬吾儒扶正闢邪之力幸可寘弗用而韓子之論抑

亦有亟於當日不甚亟於今者夫樂成惡毀嫉予偷奪此人恒情而儒者公訓也不務所以審術講道正己利人之方而徒假托不亟之說以自濟令名都鉅邑無以觀焉儻亦廬居之言有以譏之而然與長春觀初施諸陳至宋自太平興國兩降名號屢易州僚專爲祝釐之地至政和別賜景靈殿奉道君皇帝生命南渡後因而崇之若寢園原廟黄冠師至賜金玉方符其址四拓廣袤甚後以故雖創削之後尚甲於諸觀國朝郡置道紀司仰觀

爲畧無十歲有司大攷戶口土田之盈縮而籍之
又置府焉迨嘉靖末有豪帥者謀斥別業於越以
形家言將撤觀據之有司莫可禦會帥死敗獲免
而簷楄寢剝殿廡多毀積久不飭殆與廢等乃章
羅侯尹會稽百墜畢興祠祀咸恭顧而咨嗟命道
士募貲而新之捐常祿以倡於是易敗繕朽拓除
壅塞中闢堂宇高明有赩前臨莊馗萬目瞻仰蓬
海龍山之間若助之勝施者勸游者謠於是知樂
成好與之情人人具有也夫有而捐之無而攘之

廢而興之完而敗之其仁與暴豈待論哉繼今日其尚師矣意謹禦其侵侮而治其頹圮諸黃冠師亦慎守厥境壞勿妄以旁餘屬人苟有挾韓子之說以請者尚辭曰斯非老氏之宮有司所以備位署授民數而郡所爲冠冕眉目者也姑更求眞爲老釋者而廬焉可矣

平播州碑記

皇明奄宅方夏纂寄所隸極於西南獠僰濮落烏蠻白夷荒忽幺麼前世所弗役莫不銓使纓服咸

在職貢惟播州古之郡縣楊氏以唐之季蒙亂困
險世長厥地題襲朝號內相君民區裂版章以淪
夷裔歷宋暨元羈縻弗絕雖聖人繼起洗濯腥穢
包荒遠猶取其貌恭因而建置蓋仍往今苟
便民俗而已至今 皇帝御寓神武英斷威德醲
鬯仁風既宣義殺時舉遂迺誅夏撥倭抚強籓植
單弱參伐順逆何始隕銷維播孽應龍怙其昏嚚
凜滅彝紀禍芽雖牆以條以蔓天祿姻黨遂延毗
黎七姓五司逢其蠆毒咸仰天搶地而呼曰吾君

乎雕覆雕載胡遠獨遺　天子曰嗟播人孑子孑可卹問介吏召應龍置對逋佚抵嫚未竟厥理用及戈於白石疆吏來言狀是當誅討　天子曰豈不或俟命大臣迺往宥辟之迨至應龍詭服請受罰贖首領自效使者宜　上指褫爵赦死春夏煦養父教母嫗慝析驕息濫倚慈惠長傲滋慝究厥兇殺遂廼放兵擾境逆犯顏行戕我將士於飛練事聞廷臣僉曰播徒蠻孽　上不忍爪甲數置之覆用墩壍此自棄天天所厭絕不可宥　天子曰

然遂以前巡撫遼東兵部侍郎李公往總師事楚
督府成都總統黔楚賜劒一得擅誅大將以下而
以都御史郭公撫黔置幕偏沅以江公往治楚師
咸聽於李公己亥五月公至蜀受事當三方積弊
士恇戈刓糒饟弗屬公謂以天兵誅小醜當笨萬
全取一決而定於是徵師輓粟内修攻戰具陽示
無動以紓之賊遂入綦江燒王嶭梗偏隆煽引九
股㒰喝蹦轢圖以怵將吏就懷拊公因命之文告
賊志果岐用緩深入明年春所徵秦魏燕齊滇浙

之師誓士司兵畢集衆二十萬正月望日公登壇誓師分五路六師八道並進以伐之推官折枝先以南川兵擣官壩降眞州進據桑木蜀師縱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父子過力戰大殲其軍師屠別擊斬賊大將郭通緒夷崖門以入再捷水牛塘樓賊囤上楚師璘叢芟四牌七牌之苗躪青蛇巔戮數千人進略大小三渡而黔師亦再涉烏江殿關以水西兵抵於白田夏五月諸將士大會海龍囤下公命按察使馮來觀師無何封侍郎訃至公

飲血茹溯責戰逾厲六月五日經應祥兵破其郛二獠日虜聯攻之城圯衆繼以入應龍自縊收其屍係虜妻孥盡檻其屬獻闕下皆論如法斬磔於市夫播人竄伏蓁莽沉於雺霾不覩天地之大日月之朗者八百年於玆矣刑劉舂砟束身淫威霆鬼其脅不敢遲睨其視王人天吏若異穹壤一旦更建城邑揖守令飭新膠庠儲楙虺穴虎豹憑阻者皆剗削嶇嶮廓爲道周淶施羅旬谿峒君長震疊懲艾益祇罔怠　明天子刑德我公功烈於是

乎遠空標諸金石昭示萬禩永殿南紀用都司某所相白田之南山下銳頂夷樹銅柱其上就厥趾桃源建公生祠銘功德麗牲之石塈齡舊史官於職宜有紀述遂系之詞曰

播古州縣端淪於夷封以順完地以鄙遺明之孽興鑑先納土膚使𢘿階仍珪襲組南金象齒歲獻於王稱爾千矛載啓戎行天命不滔妖與德寡有孽於房有謀於社女戎勝晉禍水滅炎大猶弗勝小醜詎堪纓虎冠虵搖牙噴毒笑刃嚬鋒刑人以

族高高昊天聽民則邇命執罪人歸諸尉氏拳赤
就訊爲我繫囚既縱而西鳴隼去楷自石弄兵射
天嗥主大吏執言譸張其醉糾聚僉慝公相讙囂
糜肉播人用以豢茵猨捷其榜兔狡其窟再抗黔
師兇窮罪訖遂人告訥　帝用憯憯僭命虎臣亂
是大殲伊誰虎臣曰維李公佐佑厥庸維郭暨江
方師未集恭城胥壞公狃以訓俾疑罔害袁兵輓
轂機沉色閒難知如陰不動如山屹屹王師有來
自東盧濮鬖徼並以兵從師既會止神謀電發八

道進攻濤掀岱壓公曰有命爰取其魁播閩鼓聲若旱始雷拜跽扶攜百千其伍有不用命乃浙以斧重關嵯嵯若騫若隊特險與兵以即顛躓殷伐鬼方憊乃克之三月告旋　天子之釐維播在箐陂池潦涔今始會同乃江乃湖昔爲魚鼈以飽威淫今有四肢乃父乃兄告爾播人勤爾征役襏襫韋衿以償　帝力告爾播人維千百祀我公之功以名爾子赫赫天威銅標在南逖矣西人我公自瞻

新造渡東橋碑記

越郡臨水而城直東郭門而水者曰划船港厥浸尤廣其受水之塗南銜平水上竈諸山之溪流皆委焉二道注射渦漩澎湃滿悍難渡其渡者衢婺諸全及吾邑山都之人皆湊焉渡廣而流悍重以暴潦風雨舟每每覆溺或以死其南岸故有英濟侯廟涉者畏而病焉必禱以其嶮阻阽危轂縮淮要工鉅費繁梁之爲亟而力彌艱故謀舉輒輟豫章羅公來令茲邑煩謁隆興色指事集神行物靡

臨流惻嗟從者扑赴以萬曆二十三年二月僝工於河涘再歲工畢跨水數百丈釃水十有八道樹石爲兩椑楔表諸塗北瀕堅水神廟爲觀音菴菴之背復跨小橋五水道而屬諸城焉凡市石傭力之貲爲白金八百五十一兩捐月俸三十兩餘出諸施者左右厥謀維鄉大夫大理寺少卿商公某董厥事優婆塞王明浮圖能信者氏鈕茂任瀚菴地施諸生員傅良材食守者田四畝餘施諸浮圖景鏕既成命曰渡東山其途者謳頌歌舞相屬太

吳氏堅崙關而乘之爲銘銘曰

越國于澤厥阻在山言言崇嶙峙其兩間澤流浩

瀰山流蕩撼傾高助漲是曰坎坎涉者維何車屏

馬掛如提千金哉一棗蕖陽矦廿人酒血滲牙吉

風怒波涓齋紛拏旋入重淵不可蹈此行惻道謀

仁人是嗟仁人伊何曰我維父頭水足春歷有年

所靡楷不濡靡墜不舉如雨膏萌如颷颺羽乃節

泮宮乃營京坻秩祀是嚴[illegible][illegible]治匹夫煩究曰

巳溺之圖厥躬安易此一危表立蚪移鞭驅石走

雌蜺半舒青龍欲吼扶栖天行盤根地厚肩過輿徒背趨稱者在密州使旌賢造盧梁水于門橋名與俱郡人稱焉東郭大夫厥壤維均惠濟則殊字系公官比郎官湖字姓于公如鄭白渠又如迷人普逝所吁誰爲津梁西來老胡我公之功與理同符嘉名渡東寔其然乎

新建金州海防廳公署記

國家緣海列屯戍以制夷寇軍府甚設其要郡率濱以文吏特峻其職故二千石以下莫貴於丞而

往往司海防其權得以滅否將校歛張戎機譏姦
詞食兀然若監司然遼左亦海國也而東引穢貊
爲扞蔽故倭備稍緩嘗永樂時倭掠望海堝都督
江某禦之殲焉相戒不復犯遼而遼故亟虜益緩
倭萬曆間倭入朝鮮使來告急於是　王師出援
再渡鴨綠江盡敵而還所以鋤逆奬順興滅存亡
威德甚盛而士馬物力憊焉遼始患倭矣倭既焚
巢遠遁　天威震疊喙息不暇而鮮人林餘餘數
數來言賊狀當事者慮賊狙狡其來去爲飄風未

可弛備且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未聞爲裔夷戍也遠戍非計玩之則啓寇召侮此在疆吏謹守境嚴要害而已賊艘入朝鮮浮江揚颿而出我四鎮靡不兵者譬寇入口則潰腸蜆蟄手足則攻心故治蟄者急繫其股而禦寇者先防於口登萊金復之時於海若鬬者舒兩臂以扞身也島嶼絡繹若陳枲以限出入也合勢比力交鋋夾戟而承之賊即至定不能入歲丁酉以大吏議設游擊將軍將千五百人屯旅順口癸卯鎮臣復言諸並海郡

皆有海防丈吏用以廉察姦慝制馭武悍今旅順口鎮戍將兼海防官無以肅軍伍佐籌筴它如郡例建設同知一員治金州係衛濟南　部可於是西皐王公以材望受　命以來創樹伊始廨宇未備爰出公帑銀四百兩市民宅據衢道之會因故飭新廳事門廡職房賓館寢庖之屬楹六十有奇旬月告竣王公以使來請紀其事余惟遼於京師肩髀也遼張則髀厚自山海而外屬諸廣寧驛道僅縷綫虜出沒抄掠烽堠時舉有饋饟賓旅之

虞而遘卒亡人不能攸關者輒由海道跳之青齊夜發晝至是遼無負海之利而有其害也　國初時轉粟況海歲七十萬石由登萊以達於遼士飽馬騰享逸而利倍鼉磯沙門乍洋諸山浮濱渤澥渡以接旅順舟行其間若傍涯岸蓋遼疎於燕而昵邇齊遼之不能遠齊齊爲强此必然之勢也遼齊爲輔車飭屯戍治艅艎合䑸會哨聲生勢長徼察精嚴姦人裹足賚賑流灌密若內地收海之利而去其害於平時猶賴之況震鄰之日云乎哉予又

聞避地凋耗單貧甚矣金復差遠虜土沃人饒不幸遐僻無孔邇之怙民望守令如屛子之於慈親朝廷將俾公振卹而生全之爲斯民保障也式於政不式於武張弛緩急之道發堂而致行之退食而精思之圖閑於無形銷難於未兆吾竊於居者望焉區區烏寇狝獮也厚植其本而圖之可也

會稽縣常平倉碑記　　俞貞木

常平倉議發於浙江大參政張公既奉所部諸州縣作無後是歲丙申五月會稽尹某公

以新倉報成倉處五雲舖右故河泊所地西望郭
前瀕大河舸艦艣邇人力所湊官易監察而民便
於出納厥地最宜土木傭力之値銀二百八十四
兩零備者倉穀百有六石成屋大小十九間袤石
牆六十六丈費最省倉之製正廳三間前擴之爲
捲蓬延稱焉後引一室爲更衣所兩耳曰社學間
稱焉學旁兩小房衙之東西翼爲厥房皆連七楹
受粟度可八千餘石廳左方三楹曰土地祠右方
者間稱焉前爲大門聯遶度遶廠水楹者五得修

廣壯麗爲官廳門之兩腋各旁引八室列肆者僦
於官而居焉夫會稽浙東首郡而五雲會稽寔門
大道也曩者歲首立春日郡太守率僚屬延句芒
東郊導從無所止常止舖中舖狹隘屨舃相蹈藉
淮民居喧穢省憲大官與郡無地吏民迎送參謁
咸儀弗設二者皆大郡之辱治不可改創建而三
利併爲閣其內可以萃冠蓋巍其外可以憩使舁
跽拜有度將迎有體肅官常敬民事僉云乎哉以
故厥規制最鉅備仲春始僝工踰兩月而考若[illegible]

洏天聲欻然就績民美輪奐不聞役作厥威最遂公猶曰後之人其或聚吾緒而忘作者之艱爲買田若干畝取田之入與居肆者僦錢爲修葺費是倉也庶幾可以常新厥謀又若斯之永也嗣子曰官府之詘甚矣倉者以爲藏也官未憂所藏而先已憊於爲藏者爲藏者詘矣而何有於藏者哉雖然贏與詘非常數能者常有餘拙者常不足公是舉也有餘其力以獲有二善又餘其謀以貽後之人可謂真有餘矣真餘者詘不能詘非大過人之

才力烏能辦乎夫常平之法自漢訖於唐宋往往官出緡錢爲糴本至明毆爲預備凡納粟賜爵與掾史免試罪人贖辜皆委輸於倉雖不置糴本而所積固已充羨取羨焉則一預備而可矣厥後四方之積斂而內輸荒政所需徒取給紙贖比量分數嚴罰隨之長吏罷勉及程猶慮不逮即一預備猶難焉然預備之法放而無所息出多不返積雖豐而易匱常平者反之息之苟有善者可以漸豐爲法較善獨今日事勢稍艱耳官不能具糴本一

難也未下勸率之令而先遠抑勒之嫌二難也力殫於預備而緒爲常平三難也故非有大過人之才力無以善其事今新倉所儲既漸以羸矣民皆知我侯用心之苦而莫測其妙令繼者復如侯日滋月息是倉其庶幾哉昔朱元晦之議社倉也說者多持異論郡邑皆空文相枝梧獨會稽山陰力行之而民受賜甚溥由此言之法無難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信矣哉

蕭山西陵鎮說

由越北走者從西陵渡江如甖之有口由四方來越者自鎮入郡郭如人之有咽喉鎮去邑十里釃而爲渠蓋要害地也民稠道畢苴礫纍積壅不時疏濬易而淤洳歲稍亢旱舟楫底滯不復通率止於邑東門外載易而負雖十里而居然有千里之勞東門隍池不數十武千艘鳥集舟爭步夫爭擔桀驁之輩乘急重徵胠篋之姦何便而發甚或攘臂爭強殺傷相踵居者行者俱受其敝而無所告歲丁未大旱予友山陰王生應遴者越之義士也

偶至蕭見而心悲之謀諸鎮人戴生日新曰吾欲捐貲倡濬顧孰任其和者戴生曰諾王生歸而白之郡守朱公郡下之邑邑下之諸父老議有謂卽議濬當循故事責兩涯居人業其土者然濬利鎮卽不濬責漿市糶負擔之利皆歸東門人故其業土田者畏勞市人利塞莫勸爲濬者鄉先生王公景星慨然曰渠利郡利四方商旅之出於是者夫王君何利焉今奮身倡義以先吾邑人吾黨其烏得辭遁募諸本鎮之從義而樂輸者旬日得可三

百金會大方伯王公來牧兩浙儁蕭令也聞是舉悅之爲捐俸二十金仍下檄邑人勸率之辭旨諄懇蕭民故愛公檄下益用感悅故役者不扶而勉濬以十月望始月終告成堤堅湍深行者便之陶子曰利有小而大寡而多者此舉是也西陵渠十里耳然里之十人計之萬億月計之而無窮是以三四百金當無窮之用也謂王生且礱石記之王生唯唯謝則謂王生非直爲一人記也夫方伯公之德與鄰邑諸大夫之勞鄉先生之義不可泯也

方伯公統轄十有一郡之民而惓惓於舊所撫字
蕞爾之地至捐槖而惠之可謂仁矣槩數厥淤歲
數曠人數勞上無爲計者是役也微郡邑大夫縉
紳先生與二生倡和之力不及此可謂勤于民勇
于義矣書方伯公以告後之方今蕭者書郡邑大
夫鄉先生以告後之嗣功者書二生以告世之君
子有民社而怠其事者

昌平州義莊記

始吾鄉人白君受采率錢爲山會義莊於京師齊

佗門之外以葬其客死而無歸者而屋其歸而有待者既成前宮諭張公元忭為記其事哀越之士壤墝隘無以食其生人而俾之客客而不免於旅死若追慕乎古者死徙無出鄉之制而不可得然

帝京四方賓旅所鶩而越人以貧隘輕去其土以來固亦宜然若昌平　陵邑既去　國門而邇於塞其城郭公府市鄽廬井可以取衣食者覩京師不過百一而吾鄉人之聚居者復非少也夫鄉壤弗受人而走於京都京都復不能盡受客而令

旅泊於邊郡以死死而無歸而至委骨草野無以
葬天沉雲羃風悲日曛遊魂滯魄嘯呼於昏烟枯
艸之際夫其父母兄弟妻子之不顧而間關數千
里以死無抔土以掩其骼將亦有迫焉以來而弗
能已者耶其家之人引頸遐盼恍惚於道路之訛
謬夢想之眞贗嗚呼傷哉斯人者當其旅泊邊鄙
疾疢呻嘆還望京師已蕭然有并州故鄉之恨淚
而有知且視齊化之藏爲丘首而不可即此亦生
者之深惻已滕君驤客昌平最久慕義履仁慨然

發議營塚地於其處地若干畝規畫大抵如京都捐金若干兩所醵鄉人某某等金若干兩役成索余文以記之余嘉滕君之義同於白君而有感於張公之言竊欲越人垂徙而速還以戀於斯丘也採山漁水力耕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何必燕之鄙能富貴人哉

歇菴集卷之八